

# 清风揽明月

王玮玮

声交织, 声声不息。我的眼睛随着这些声音转动, 心跳和大自然的脉动奇妙地同步。

月光渐渐升起, 洒在山峦与竹林之间, 一切都变得银白, 仿佛是画中世界。我深吸一口气, 空气中弥漫着泥土和草木的芳香, 那是一种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后的余味。虫鸣此起彼伏, 仿佛是在低声诉说着夏夜的秘密。偶尔从远处传来一阵草莺的啼鸣, 清脆而带点不安, “喀喀喀嗒嗒!” 然而, 它也似乎意识到深夜的宁静, 鸣叫逐渐变得低沉, 最终归于寂静。

在这片宁静中, 夜渐深。石头和泥土吸收了一整天的阳光, 现在它们散发着淡淡的温暖, 空气依然带着白日的余热。草木的香气、虫鸣的声音, 以及那层层叠叠的月光, 交织成一个美丽的夜晚。我轻轻闭上眼睛, 感受到温柔的夜风拂过, 内心突然有了

一种无法言喻的感觉——一种宁静的力量, 仿佛与这个世界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叶子、每一声虫鸣都融为一体。

不远处的小饭店里, 煎得焦黄的鲤鱼豆腐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红辣椒丝点缀其间, 色彩鲜艳, 带着一种热烈的生命力。旁边的大竹筒里插着几把朱红色的筷子, 简简单单却充满了生机。晚餐的热烈与白日的宁静形成鲜明对比, 仿佛白天和黑夜在这片刻交织, 既有热烈的温度, 也有宁静的气息。

月光如银, 照在竹林上, 深深的黑色中透出一抹温柔。我站在这片月夜里, 闭上眼, 耳边是虫鸣的低语, 心中却生出一股难以言表的情感。这个夏夜, 不仅是一个季节的轮回, 它似乎映射出我内心深处某种隐秘的情感, 轻轻地拨动着我心弦。

# 与父亲共情

郑凌红

一个人, 要经过多久才能成为另一个人。这些年, 我开始努力理解父亲。

他当过兵, 和爷爷一样。村里人觉得父亲和大伯是“好命人”, 似乎大半辈子没吃过多少苦, 在父母的庇护下, 未曾遭受生活的波澜。父亲种过树苗, 当过兵, 退伍后在本地的木材检查站工作过, 后面遇到政策, 补交了一些钱, 然后享受了退休金。退休金不算高, 但他额前的头发是越来越少了。

我知道, 父亲是两种境界之间游离的人, 有时候太自信, 有时候又太自卑。这点, 我想我是像他的。

渐渐地, 我理解了父亲。尤其是随着自己当父亲的年数越来越多, 我看到了父亲身体和思想的变化。身体上的变化是, 头发越来越少, 白发越来越多, 曾经伟岸的背也慢慢弯了下来, 眼神也不再犀利, 有时甚至不敢直视于我。他睡的时间也变得很早, 冬天晚上六点多睡, 夏天则是晚上八点来钟。大概是因为寂寞吧, 能聊得来的人越来越少, 邻居也睡得早, 串门也变得和多年前不一样。

看了很长时间的手机实时画面后, 我知道摄像头那

一端的父亲是寂寞的, 也是有心事的。他不像母亲那样, 晚上容易入睡, 也不像大伯那样, 喜欢和别人分享自己的心情和评论看到过经历过的事。他也不会有事没事打我电话, 尽管我在监控摄像头里时常看到他不时看看手机, 期待我主动打过去。只是, 我这种看似简单的拨打和寥寥数语, 也变得像陈年的头发一样稀少。

有时候,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也许是年岁增长, 已至不惑之年。也许是自己的心事也多起来了, 有了一些迷惑。

有人说, 黎明就在夜的最深处。我所想的, 父亲应该也知道一些, 或者看透了我的心思, 但并不说破。放在老家的新书, 我想他一定翻过, 他只想安静地做一个观众, 让我朝着自己的路走下去, 开心就好, 自然就好。

想起很多年前, 父亲骑着自行车带我去镇上的小学参加作文竞赛的情景, 清晰如昨, 美妙如梦。得奖后, 父亲在路边烧了一碗粉干, 作为对我的奖励, 并一直看着我吃。当时的表情和话语仿佛就在昨天, 回想时, 眼中渐渐含满清泪。

# 向下吹(外一首)

张凡修

丘陵

由一个个胳膊窝组成  
无论怎么吹  
风一直在胳膊窝里转磨儿  
它只有向下  
向下吹成  
父亲的黑驴熟悉的下甩弯

而在它的身体周围  
棒子落下来  
高粱穗子被母亲削下来  
谷穗低头  
黄豆荚向下耷拉  
红薯又下坠三寸

数日

它奇怪自己仍有向上的念想  
老瞅着一只葵盘动心思  
它不懂  
高粱地里露出半个头  
稀稀拉拉的几棵向日葵  
是父亲薅苗时  
执意留下的笑脸

才知道  
它的欲望是多么不能容忍  
就像不能容忍自己  
是清空的主儿  
也容不得  
父亲的黑驴  
老瞅着那只葵盘转磨儿

# 落脚

一口井在奶奶的菜地  
落脚后再没挪过  
那些菜蔬  
天不亮就在  
父亲的挑筐里落脚  
可父亲在去早市的路上  
从不落脚  
他绕土路回家

路越绕越远  
筐越挑越空  
眼见汽车轱辘一天比一天多  
父亲躲闪着  
拿不准一双脚的方位  
不知落哪儿  
才刚好够用



为更及时地发放稿费, 若您的稿件被《今日柯城》采用, 请扫描左侧二维码申领稿费。



# 荷趣

胡江丰 摄

# 枕星光入眠

马俊

家里的书房成了我的专用房间, 有时晚上看书或写作到深夜, 我便睡在书房里。我家楼层高, 我不拉窗帘, 为的是随时与窗外的夜色交流。看书写作累了的时候, 我会扭身望向窗外。

夜色一点点加深, 窗外的万家灯火也一盏盏熄灭了。只有遥远的路灯, 仿佛来自天外一样, 在远处孤单地亮着。这样的时候, 夜空成了主角, 月亮和星星总能吸引我的视线。相比月亮, 我更喜欢漫天星光。月亮总是唯我独尊的样子, 而星星总让我想到“芸芸众生”这样的词语。即使最明亮的星, 也有着谦逊低调的气质, 它们好像根本没有与谁争辉的意识。

我躺在床上时, 经常与窗外的星星对视交流。星星闪着光, 我的心境跟着温柔平和。那样的时刻, 我会有一种与宇宙星辰对话的感觉, 整个人的心境变得阔达而清宁。人真的应该与日月星

辰、山河草木多交流, 因为它们能让你还原最本真的自己, 让你感觉到自己是宇宙中的一粒微尘, 同时也是这个世界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夜色深沉, 安静地与星星心神交汇, 能够领悟到星星传递给人间的各种神秘的语言。天上繁星, 人间众生, 有的星星恒久闪耀, 有的星星黯然凋零, 有的星星安守角落, 有的星星努力靠近月亮, 有的星星寂寞孤单, 有的星星亲友相伴……类似的故事, 也在人世间不停地演绎着。

浩瀚星空就在我的左手边, 那么亲那么近, 因为被窗户框定, 成了一窗美丽的风景。而我在自家的窗子里, 成了一窗风景的主人, 有种坐拥无限风光的骄傲和自得。

如今我也拥有一片夜空, 夜色深沉, 人声消失, 我便觉得整片夜空都是我的。夜空中的那些星星, 都是来陪伴我的, 有星光

伴我入眠, 心境怎能不安然愉悦? 夜空是富有变化之美的, 有时繁星闪烁, 有时疏星寥落。那些躲起来的星星, 一定是被什么事耽搁了, 才没有来赴约。枕着星光入眠的夜晚, 宁谧美好, 如同听着一首小夜曲安睡, 梦也长了轻盈的翅膀。

有一次, 我跟一位朋友说起星光伴我入眠的事。她忽然感慨起来, 说她已经很久没有看过星空了。她说生活太枯燥太匆忙, 每天都盯着自己的脚尖走路, 很少想起抬头仰望一番。我告诉她, 经常仰望星空的人, 与世界万物有种神秘的沟通方式, 能够感悟到茫茫宇宙传达出的精彩与智慧。经常仰望星空的人, 心中永远有不灭的梦想, 而且可以永远保持鲜活生动的赤子之心。比如我, 除了现实世界, 还拥有无限星空。既能脚踏大地, 又可仰望星空, 生活也便两全其美了。